

人老有何妨

◎ 戴新阁



大,但接触时间长了觉得他其实还很年轻。只是有些人先老下了,十几年前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有人虽然还年轻,却架不住风雨秋霜的敲打,蹉跎岁月的蹉跎,几年的工夫竟满面沧桑了。

人,都不喜欢老,上了点年纪,总说自己老了老了的人,其实是最不希望老的,说“老”不过是一种

掩饰。人们害怕老,害怕白发苍苍,害怕皱纹无情爬上脸庞,害怕被病痛缠身,害怕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度过黄昏的时光……但,“老”总归要来临,自然规律谁能抗拒呢?

青春不会永驻,美色只是一时保鲜,一个人的优良品格、可爱的个性、充盈的智慧、丰富的灵魂,

也许才是生命的永恒。

有一阵子,一条微信在朋友圈里传来传去,说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经过对全球人体素质和平均寿命进行测定,对年龄划分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0至17岁为未成年人;18岁至65岁为青年人;66岁至79岁为中年人;80岁至99岁为老年人;10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真是假没去考究,但这个标准让一些年纪大的人很欣喜。以前,人的寿命五六十岁算高寿,人到七十古来稀,而今人过九十也不稀奇,这五个年龄段的划分,把人的衰老期一下子推迟了十几年,似乎增强了一些人的心理健康自信和抗衰老的意志,难怪人们喜欢转来转去呢。

人的外表年龄也往往和修饰有关,那天我见到一位当领导的朋友,退休不过一年多,竟然满头白发了,看我吃惊的样子,他说:“上班时头发就白了,那时要装装样子,黑发是染出来的。呵呵,现在回归本然了。”

我有那么老吗?是的,“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岁月有情也无情,清风伴着岁月缓缓飘过,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人生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行,终将悄悄地消逝在风雨红尘之中,望穿秋水,流年惆怅。

当你走到人生的边缘,岁月洗尽沉重的铅华,一生中的挫折坎坷,伴着五彩斑斓的经历,也已淬炼成波澜不惊的平静。人老静安,无需再争辩那些曾经的对错,只愿用善良和宽容,笑着人生的风霜雨雪。

人生一世,我们遇到的所有丑陋和美景,都将在此刻沉淀、升华,成为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一种隽美的记忆。付出了青春,流下了汗水,洒下了心血,既是如此,这一生,老有何妨。

晨光

◎ 范存华

“窗户啊,你怎么还不见发亮啊?”

我早早就醒了,躺在炕上,眼睛盯着窗户,盼望着窗户赶快发亮,黑夜赶快退去,黎明马上到来。母亲背靠墙斜躺着,她的头上、脸上,两腮、脖子……整个头部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的银针,仿佛刺猬的身子。

我不知道母亲疼不疼,也不知道一晚上母亲到底睡觉了没有,或者说,是怎么睡觉的。

就在前天,我所在的素邱中学的张升华老师见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便询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见我不语,他再三追问。我便低语说到家中母亲的病又加重了。我说着话,头低得更低了,其实我的眼中早已噙满了泪水,不愿意让张老师看到。

张老师看到我这种满怀心事的情绪,便不住地安慰着我。我使劲擦干泪水,低着头悄悄走进教室,又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好半天不敢抬头。直到张老师开始讲课,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板和老师的讲课中,我才抬起头,怔怔地看着黑板发呆。那一刻,张老师到底讲了什么,在黑板上写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耳朵里,整个人蒙蒙的,仿佛一切都是梦里,外界的一切都与我不相关。

母亲或许是太过操劳,也或许身体本来就不允许那么的辛劳。总之,母亲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病。平时,母亲的身体总是不对付,胃口不好,但还不至于把坚强的母亲打倒在炕上休息。那时,即使家中的中药几乎成为了母亲的家常便饭,母亲照样一如既往地劳作着,几乎就没有一刻休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给母亲熬药。而且,还认识了山楂、神曲、当归、蒲公英、木香等等一些中草药。我专注地看着母亲把经过浸泡过的各种吱吱呀呀的东西,在文火下经过长时间的煎熬,最后剩下多半碗的混黄中带黑的稠糊糊的液体一饮而尽的时候,我的心中感觉母亲的病马上就会好的。因为,那里面有那么多的神奇的东西,感觉对治疗母亲的病一定是有效果的,每一次母亲喝药的样子都是那么得心满意足,似乎很享受的样子,就感觉中药是灵丹妙药,一定会把母亲身上的病全部治疗好的。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对于一个常年有病在身的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家中拮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日常的日子里遭受病痛的折磨,我既感到无能为力,又担心母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只能暗中偷偷地抹泪,但还不能让母亲看到。母亲很坚强,最见不得我们为她的病操心,特别是她的孩子为她操心。

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我看到张升华老师和教语文的菅梦来老师正在给母亲的头上针灸。那一刻,我简直惊呆了。心说:噢,原来菅老师还会针灸,还会给人治病。

我又一想:怪不得张老师问我家在村子里的什么位置,原来张老师就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减轻我的心理负担,让我安心读书学习。我想到这里,一下子就感动地说不出话来,怔怔地看着张老师,眼中分明溢满了泪水,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

张老师和菅老师仔仔细细地在母亲的整个面部扎满了针灸,感觉不再需要继续了,就在家中坐了一会儿,又说了一会儿话,并在临走前叮嘱母亲和父亲晚上如何做好针灸的防护。最后,他又把我搂在怀里,使劲拍了拍我的后背,说道,孩子,放心,有老师呢。

一晚上,看着母亲头上的根根银针,我感觉到母亲不知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但又看到母亲脸上是那么的平静,仿佛头上的所有的银针就是她头上的一根根头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它们就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我知道,母亲是多么得坚强啊,她从

不会在家人面前显露出难受的样子,所有的病痛都是自己强忍着,一人承担。

我的脑子里不知咋的就出现了一个画面,“……一根银针治百病……”那是电影《红雨》中的一首插曲。电影中的赤脚医生红雨就是手中拿着一根小小的银针治病救人的。我又想起了母亲曾说过,我小时候,因为肚子胀得鼓鼓的,也是由解放军医疗队的医生用一根小小的银针在肚子上进进出出扎好的。

我想,张老师和菅老师一定会把母亲的病治好的。

但老师说,针灸必须在母亲的身上需要持续待针十二个小时,得等到第二天的晨光出现时,他们才会来起针的。所以,我就早早地盼望着张老师和菅老师早早过来,为母亲起针,母亲的病肯定也会一下子好起来的。

张老师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刚刚大学毕业,年轻英俊,温文尔雅,未曾说话,先是微微一笑,目光慈祥,语速缓慢,永远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菅老师三十七八岁,已经从教多年。英俊潇洒,可以说是白面书生,讲起语文来声情并茂,栩栩如生,他讲的课文总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心中十分喜欢两位老师。因为我是一个电影迷。感觉张老师就跟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演员孙道临一模一样。菅老师就跟电影《难忘的战斗》中的主人公演员达式常一样。

菅老师在讲述蒲松龄《狼》时,特别讲道:“……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那个画面,简直就在眼前,我们听得提心吊胆,心中极其紧张,甚至身上的汗毛孔都开了,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大家都在为屠夫的命运担忧着。紧接着,他又继续讲道:“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我们才算长出了一口气。可是,一转想,又是惊心动魄,“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一直到“狼也黠矣……止增笑耳。”我们总算平复了紧张的心情,不由得开怀大笑起来,整个教室都是欢笑声。

讲《曹刿论战》时,讲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中的“间”字,特别进行了说明。那个时候我们哪里懂得什么文言文,更不用说文言文中的“宾语前置、后置”等等之类的语法,都是由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讲。那个时候菅老师就是这样,一节课把每一句的所有字都认认真真地讲述一遍。就比如这个“间”字,他举例很多,最终告诉我们,这个字的解释其实就是“参与”的意思。更主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树立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意识,做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文言文开始感兴趣,后来为了学好文言文,还在煤油灯下用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晚上,抄写了一本古语翻译的书。

现在,令我惊讶的是菅老师竟然还是一位治病救人的医生。

我的脑海里翻江倒海般的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突然,“喔喔喔……”一阵清脆的公鸡嘶鸣,把我杂乱的思绪一下子平复下来。我赶紧把头转向窗户,此时一缕褐色的光线照射在窗户上,在渐渐地变大,变得明亮,整个屋子里都开始鲜活了起来。

我一骨碌爬起来,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揉了一把惺忪的眼睛,一阵风似地跑到大门口,又来到村子里的大街上,在明亮的晨光里向远处眺望……

我隐隐约约看见,在红彤彤的晨光里,有两个骑着车子的身影正在由远及近,逐渐得清晰起来。他们仿佛也看到了我,一边挥手,一边加快了车速。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今天的晨光是最明亮和美丽的……

邂逅青岛散啤文化

◎ 胡春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跟随在工程局上班的父母搬往青岛,第一次见识到了散啤文化。

那时候,楼下的小卖店以及一些饭店都会卖散装啤酒。只是,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啤酒袋子,也没有晶莹剔透的啤酒杯,人们用朴素的罐头瓶子或蓝边大碗饮酒。

走进卖散啤的店里,会看到醒目的一人多高的酒柜,几个柜子并排矗立。敦实的柜门下面有一个水龙头,那是散啤桶的阀门,每当有顾客买酒,服务员就会用一个细高的塑料杯接酒。

偶尔会看到店外赶来送酒的啤酒车。那是一辆像是洒水车的罐车,车身安装着粗重的胶皮管,顺着管子汩汩流出的是冰爽澄澈的啤酒。

依稀记得,那时候的啤酒是五分钱一杯。在炎炎夏日里,时常会看到半大的儿童,手心里攥着零钱帮大人排队买酒。心里最巴望的,是买酒剩下的零花钱,那是大人给予的奖赏。

散啤喝起来比较豪放,价钱不算贵,既能解暑,又能消除一天劳碌的疲乏。

夏日傍晚,搭配上两斤蛤蜊,或辣炒或原汁儿,那种饱足的幸福感真是绝了。

时光荏苒,一转眼到了九十年代。第一次去的啤酒屋,是位于波螺油子的小屋,面积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却能挤满十几个人。

店家招待顾客的,是朴实无华的罐头瓶子,这时节的散啤是五角一斤。波螺油子,位于青岛市北区与市南区交界线上的胶东路。这条由马牙石铺就的呈扭曲转盘形状的道路,宽约5米,形成于青岛开埠初期,跻身青岛百年老路之一。

当夜幕降临,会有很多行色匆匆的路人,顶着漫天星光和阑珊灯火走进啤酒屋。

在这里,有很多酒客都是站着喝酒,边饮边

聊,这就是青岛啤酒文化里的“站碗儿。”

那时最牛的啤酒屋,是打着“一啤直供”招牌的位于台东的店家。附近几个区的酒客们,一年到头往这里跑,不仅仅是在酷暑的夏季,就连数九寒天的冬季也照来不误。

酒香不怕巷子深,一点不假,那沁人心脾的麦香气纵然相隔百里,也能牵动酒仙们的神经。台东一带的啤酒屋,大多靠近居民区。为了不扰民,只要到了晚上十点,啤酒屋便准时打烊,即便有酒也不再供应。

这时候,若是感觉喝得不够尽兴想要继续,那就直奔南山啤酒屋好了。

南山啤酒屋,可以喝到天亮,畅饮通宵对于资深酒神不在话下。况且,那里的饺子和特色豆腐,都是百里挑一的美味。

那里的酒家,不论是位于郭口路街角的,还是之后开设在丰盛路的,亦或是如今位于丰盛路69号的,都是各有千秋令人回味。

要说青岛啤酒屋的老字号,那真是数不胜数,大桥下的啤酒屋也是老字号,住在仲家洼和东部的酒神喜欢来这里。

一年四季,五冬六夏,这里的酒客不断,且藏龙卧虎,常有社会名流光顾。

还有很多位于小鲍岛、红酒街、泰山路、无棣二路的啤酒屋,那真是不胜枚举纯正味美。

然而随着时光变迁,有不少老啤酒屋,已经更新换代,朱颜不再了。

如今的啤酒屋,鳞次栉比,散啤质量和种类节节攀升,酒家们大都提供来料加工服务。酒客们,在附近的市场买上几样时下的海鲜,付给店家很少的加工费,便会坐享加工好的美味佳肴。

城市的脚步不断前进,东西快速路早已取代了波螺油子,时代的车轮蜿蜒跳跃,留下一段历史的烟尘如梦似幻。

时间装满了记忆

◎ 曹祥萍

我从幼师毕业后,做了十一年的幼儿教师。1998年春,调到一家纺织公司工作,当时我参加的一个舞蹈节目在市局的比赛中获奖。在青岛电视台录播的时候,正巧汪洋老师和她的文工团员也在录制节目,汪老师录制的节目是两首小合唱,手风琴伴奏是王剑鸣,她是我女儿所在幼儿园的园长,因为这个缘故,使我认识了汪洋老师。

2000年我从公司离职,开办了图文打印店,就在汪洋老师家附近。恰巧央视给汪老师录制专题片《汪洋中的一艘船——两岸书》,汪老师时常会来我店里复印资料。

后来,我知道了金义新和汪洋老师两岸飞鸿的爱情故事及他们自发举办的家庭文化沙龙。汪老师讲,在1994年11月,几位学友在她家听老师讲《历代文学作品选》,金老师灵光一闪,说这里可以称作“沙龙”,即后来的又新文化沙龙。于是,从那个周末的晚上开始,这场“文化沙龙”正式拉开了序幕。1997年,金老师与世长辞,但沙龙并未中断,汪老师独自承接了这一重任,并以此缅怀和纪念金老师。

每次沙龙,汪老师家会聚集20多位热爱文学的学友,客厅、沙发、餐桌、书房甚至卧室里的床边也会坐满人。屋里最显眼的是墙上的挂历,上面标注着沙龙活动日期,一月两次活动

……这也是我的温馨记忆。

沙龙开办距今,汪老师已先后邀请近200位嘉宾来讲座。讲座内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当代文学、保守主义文学,到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囊括了文史哲、美学、法律、心理学等,让大家受益匪浅。

汪老师每年还会定期举办“迎新年文艺表演”“诗词朗诵会”等活动。她还积极倡导户外健身运动,而且与年轻人一道登山,乐观的处事心态,让我们由衷地佩服。

汪老师独居已十几年来,陪伴她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汪老师每周有两至三天找我聊天,有时下午2点到晚上6点,她怕打扰我工作,经常说小曹你忙你的,不忙时我们再聊……

时间总是会装满珍贵的记忆,岁月也会凝聚那永恒的友谊。汪老师已90多岁了,或许历经了近30年的这场文化沙龙就快要谢幕了。回想过往,沙龙是我与汪老师师生情谊的金色纽带,与沙龙一起成长,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回忆,让我的人生中拥有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感谢您,汪老师,您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位导师,更是一位知己,是您的热情和才华激发了我对文化艺术的热爱。我会继续汲取知识的力量,用心去感受和传递生活的美好。